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

蔡枝云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建立自己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开篇之作,也是完整把握其思想那思想历史脉络、核心要义的关键。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发现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却没有看到隐藏在劳动创造价值之后的本质。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深入剖析,对国民经济客观现实的考察,揭示了异化劳动这一贯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现象,并以此为理论支点与分析工具,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展开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批判。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 异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思想维度,它不仅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真正实现与展开,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前提,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是由于难以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在为贫民阶级们辩护时,马克思察觉到了私人利益对国家理性的支配以及两者间的深刻矛盾,而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却无法解释现实社会的矛盾,这使他对现有的理论产生质疑。为了解决自己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马克思开始在立足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1843年,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同年10月,马克思来到巴黎,他深入考察工人运动、系统研读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积累了充足的理论和实践素材,同时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最终于1844年写下了这部手稿。

(一) 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

《手稿》中,马克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起点,洞悉其理论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并由此展开系统性批判,逐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见解与哲学思想。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亚当·斯密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确立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形态,明确劳动是财富、价值的来源。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主张,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

配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国民经济学家们发现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却没有看到隐藏在劳动创造价值之后的本质。

在国民经济的理论体系中，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既然产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而工人作为劳动的人格化理应得到劳动的全部产品。但是，国家经济学家在同一的体系当中又提出了与之冲突的工资规律，工人即劳动的人格化根本不可能得到劳动的全部产品，只能得到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3]马克思敏锐的察觉到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这一内在矛盾：根据劳动价值论，工人应该占有自身创造的全部产物；而根据工资规律，工人只能得到产物价值中被预先规定的且有限的部分，二者在逻辑上形成对立。此外，国民经济学认为“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3]工人拥有劳动便拥有财富，便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然而，国民经济学家又认为“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3]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不再是工人确证、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而是工人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的手段，工人在这种否定人的劳动中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劳动的自由，沦为如机器一般、资本可以随时抛弃的工具。再者，理论上“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3]但事实却是社会财富增长越快、社会发展越繁荣，资本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就越严重，工人的处境就越发艰难，结果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矛盾越来越无法化解。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却被国民经济学家同时纳入体系之中，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自相矛盾，深刻暴露出国民经济的理论局限。

国民经济的理论体系并非随意捏造而是经过严密推导而得出的，但结论却出现悖论，那这种矛盾如何产生？马克思通过深入剖析认为，如果国民经济的论证环节不存在逻辑谬误，那么必然是其理论前提出现了问题。这反映了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却没有对这一起点进行必要的论证和阐释，仅仅“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将其运动过程抽象化为看似永恒的经济规律，没有追问私有财产本身从何而来？其本质是什么？这些规律与私有财产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这意味着，国民经济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未被论证的、不具备充分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虽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但对“劳动”的理解是片面的抽象的。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简单分析劳动，却不懂得既然商品具有二重性，那么生产商品的劳动自然也就具有二重性。此外，国民经济学家们只知道劳动创造价值，却不明白隐藏在商品、价值外衣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本身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社会财富，对劳动者而言则是一种谋生手段，这种劳动并非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是一种“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国民经济的赖以构建理论的劳动，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自相矛盾属性的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5]理论基础包含逻辑冲突，那么在其推导的各种结论中必然会出现二律

背反。

（二）立足异化劳动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在对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展开剖析与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隐藏在这一理论体系背后的问题：国民经济学家们陷入了一个误区，即他们对本应加以阐释和追问溯源的事物，却简单将其预设作为一种具有既定历史形态的事实。这种未经批判的理论前提，使得国民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丧失了坚实的逻辑根基，其概念框架经不起严格检验。正是基于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缺陷的深刻认知，马克思在继承其劳动价值理论的同时也纠正了其理论缺陷，转而对国民经济客观现实展开考察。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这一贯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现象，并以此为理论支点与分析工具，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展开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批判。

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悖论，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的越贫穷；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自身就越沦为廉价的商品。这表明，劳动产品已不再属于劳动者，反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工人、并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劳动的对象化非但没有实现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反而导致“对象的丧失”。劳动者不仅无法占有自己的创造物，反而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6]其结果不仅是劳动价值的扭曲，更是劳动者生存条件的恶化当劳动产品堆积如山时，劳动者却可能面临生存资料的匮乏。马克思由此揭示了异化劳动的第一重规定：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不仅不属于他、不受他控制，反而变成一种独立于他、甚至支配他的敌对的力量。产品与劳动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倒，从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变为支配人、否定人的异己存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由更为深层的原因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根源深藏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若劳动过程本身并未发生异化，那么劳动产品的异化便无从谈起；换句话说，劳动产品异化是劳动过程异化的必然产物。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论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异化劳动的第二重规定性：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这种异化集中体现为劳动的异己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实现自我确证，在劳动产品与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并非为确证和实现自身本质而劳动，而是在资本的强制下，为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而劳动。劳动不再属于工人自身，转而沦为资本家的占有物，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断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7]此时的劳动已不再是出于人的内在需要，而是为满足工人谋生与资本家增殖的手段。正因如此，工人在劳动中无法体会到对象化活动的成就感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感，只能感受到痛苦与折磨。

在对劳动产品异化与劳动过程异化这两重规定展开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二者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由且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构成了人的类生活的核心内涵，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规定性。动物的生命活动完全出自于本能与肉体需求，其生命活动与自身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而人则能够凭借意志与意识主导自身的活动，将自身的劳动实践视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的属人本质被扭曲，工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类生活也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这种异化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异化劳动使人的类生活同人的个人生活相异化；其二，异化劳动使抽象的跟生活——肉体的生存成为异化的类生活也即异化劳动的目的。^[8]

至此，马克思完成了对异化劳动第三重规定：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9]这表明人对自身的认知并非孤立生成，而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联结得以彰显。遵循这一逻辑可以发现，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异化的情况下，必然会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分离的状态，本身就意味着他人对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的无偿占有。与此同时，当所有人的类本质都陷入异化境地时，工人的交往逻辑便会被“工人”这一异化身份所绑架，而非基于“人”的自由本质展开互动。在此前提下，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在完成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系统剖析后，马克思洞见：工人是在异化的劳动中生产出了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对产品和劳动的占有关系，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而不是相反，但在私有财产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成了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10]反观国民经济学家，他们将工资、资本利润与地租的分离视为既定的事实，仅着眼于工人与工资的表层关联，却完全无视工人同其劳动产品之间的直接关系，自然也就无法洞悉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对立的本质状态。在此基础上，异化劳动这一现实被国民经济学掩盖，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建立在已经异化的劳动概念之上，而国民经济学家对此根本前提的偏差却毫无察觉。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学体系内部潜藏的深刻矛盾，追根溯源，正是异化劳动自身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投射。有鉴于此，马克思尖锐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粉饰太平，进而强调必须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展开积极扬弃，并以此为核心逻辑，建构起以异化的积极扬弃为价值旨归的共产主义思想。

（三）结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启自身科学批判视域的起点。《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首次以哲学武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的深刻批判，也是它首次尝试从整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最终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来理解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系列具体范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曾将《手稿》誉为“《资本论》的先声”，这一判断凸显了《手稿》在马克思

思理论演进中的关键地位。

对《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脉络，也能使我们准确把握其根本立场、核心观点与科学方法，从而为在当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 [3]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12.
- [4] 冯占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23.
- [5]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2.
- [6]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7.
- [7]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0.
- [8] 王德峰.论异化劳动学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5).
- [9]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4-55.
- [10] 王莅,杨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03)

A Study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ai Zhiyu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nuscripts") is Marx's inaugural work in establishing his own ideas on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his critique of national economics. It is also crucial for gain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is ideologica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re tenets. National economists such as Adam Smith and David Ricardo, who discovered and develope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underlying essence that lies behind labor's creation of value. Marx, through his in-depth analysis of national economic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objective realit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revealed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ed labor, which is a central feature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process. He used this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nalytical tool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ritique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national economics.

Key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lienated Labor